

張治中與長沙大火

潘公展

到會排場軍樂悠揚

張治中文字白，一口巢縣官話，和老前輩的叛國將軍馮玉祥是同鄉。所以平時閒談之中，常常流露着推崇那位「基督將軍」的口氣。張治中雖爲保定出身的軍官，但風度瀟灑，口才便給，很像一個文人。他因爲奉命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教育長，舉止行動，一味摹倣蔣校長，由是而蒙特達之知。九一八之變既作，廿一年的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，他率第五軍馳援蘇滬前線的十九路軍，駐節蘇州。我當時雖已隨市長張岳軍（羣）先生之後辭去了上海市的社會局長，但仍參加上海各界後援會的救護難民工作，曾與各界代表繞道眞茹，一度進謁張於南翔崑山之間。後來張又因需要作戰物資如水泥鋼骨麻袋之類，曾親自到上海租界裏與後援會的各方人士相見。那時上海三百萬市民，萬衆一心，祇指望國軍抗日，誰

不景仰張將軍？他所統率的俞濟時、孫元良等幾位師旅長，都是上海人衷心崇拜的人物。這時候，我雖認識了張，想他未必會知道我。從此直到二十七年秋，我忽然和他共起事來，大出意外。

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，八一三淞滬大戰發生。我因爲又擔任上海市社會局長之故，依然從事於搶救難民，及疏散難民於江浙內地城市的工作。一直到日本軍在金山衛登陸，滬杭線吃緊時，我深知上海不久將棄守，乃急與天主教會法國饒神父商妥，劃定上海市，由緊接法租界之民國路起，至城隍廟南止，爲難民區，委託國際教會人士代爲照料，一面由上海各慈善團體（其時許靜老（世英）及黃伯度，黃涵之諸先生均爲主持各善團救護工作的領導人物）集中籌募救濟款項及食糧衣服等等，準備萬一上海淪陷時難民生活尚可有依託。迨南市大火，閘北繼之，我軍放棄上海及浦東全部，市政府方在租界停止活動。我因避日人

注意起見，離開了環龍路環龍里一樓一底的寓所，在霞飛路某街內一西人的屋內租借了一個鋪位暫住。白晝三餐，跑到間壁二三家的鄰居王延松兄家中勉強度過。其時謠傳敵人搜索黨政有關的人日形嚴厲，我白天很少出門。一天，漢口警察局長陳希曾兄不知怎麼探悉了我的原址，約我見面。我去拜訪他，他就問我：大家都在想走了，你爲什麼還不走？我說，一則沒有一文旅費，再則也無法去買船票。那時南京蘇州杭州嘉湖都已淪於敵手，要走只有去香港的一法。希曾兄就說，船票我替你設法，旅費只好你自己籌借。我自然非常感激。次日他就把一條法國船開香港的船票送了來，我另一方面就託幾位朋友調度，東拼西湊，借到了法幣一千五百元，化裝坐車到海關碼頭，由渡輪上船。當跳上大船時，在楊樹浦靠近外舢，遙見岸上有守衛的日軍往來，深恐他們萬一要登船搜索，即蜷伏小房不出。等到船開出吳淞

口，方始踱到房外散步。誰知道俞鴻鈞、杜月笙、錢新之諸先生均在同一船上，彼此相見握手，互慶脫險。到香港次日，即覺得機票，飛赴漢口。

我在漢口時，得陳布雷先生的介紹，參加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工作。直到廿七年九月間，參事室奉命遷重慶，因此我又只好隨着中央黨部的大夥疏散船隻，前往重慶。到渝後，在柴家巷附近剛巧租好一間寓所，還沒有從客棧裏搬進去，却連接布雷先生自漢口發來兩通電報，促我前往長沙擔任湖南省政府祕書長的職務。我因為和當時的湘省主席張治中將軍自問並無深交，覆電請布雷先生為我向上峯婉辭。他又來電催促，說這是文白先生親到武漢商量的結果，並業經呈奉蔣委員長核准，勸我速即遵命往湘，萬不可再行推辭。我迫不得已，只好再把家眷送到成都安頓，自己坐民生公司輪船到宜昌，再換船前往長沙。我還記得當輪船到長沙時，正是十月九日晚上，那天恰逢中秋佳節，一輪明月，萬里無雲。可是往岸上一望，燈火全無；寂靜無聲。船上管事人就說，一定有空襲警報，只好減了燈靜悄悄地候着。直到十一時左右，警報解除，省政府總務科方科長一志兄派人到船上來招呼我，幫我提了一個箱子上岸，坐車到中正街交通銀行，介紹我和行長魏雲千先生相見後，就借寓在該行三樓的一間客房裏。牀鋪被褥，文房四寶，總算一應俱全。明天雙十節，一早我就由方科長來陪同前往省政府，和張主席相見，並出席國慶日的朝會。

張主席每逢開會的排場：全體職員先在禮堂

裏排班站立，待一應就緒之後，張主席纔在軍樂悠揚聲中嚴肅的走入禮堂，大家自然立正，屏息以待。他讀完國父遺囑後致詞時，洋洋洒洒的說了一番大道理出來，不僅國慶日一天為然。那時張主席所標榜的是所謂治湘三大政策。其時因為他的民政廳長胡次威奉命調任四川民廳，原任祕書長陶履謙調長民廳以繼胡之缺，屢辭其所兼祕書長的職務，乃請中央派我前往。財政廳長尹任先，建設廳長余籍傳，教育廳長朱經農，都是原班人馬；而他的幕府中人還有今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黃少谷先生，和所謂「國大之花」唐舜君女士的故夫雷嗣尚先生，以及夏維海、劉孟純、童世綱、方一志諸君，不可謂非濟濟多士。此外在軍隊做政治工作的人物如郭沫若、田漢之流，那時也都由武漢退到長沙、岳州一帶來活動，自然也都是張主席「禮賢下士」的對象。

長沙大火真正內幕

當時任第九戰區長官的是陳誠將軍，不時也從前線回到長沙來和張主席有所商議。我在湘省府辦公不到二三個星期，忽見市面情況有些異樣。大概武漢會戰的軍事轉緊，大軍陸續撤退。到十月廿五日武漢撤守後，蔣委員長飛駐衡山，坐鎮南嶽。從此長沙街道上的人力車和湘江裏的船隻日漸減少，有些商店並且上了排門板，貼出「暫停營業」的招牌。及十一月初，甚至警察崗位上的警察也少了起來。我隨即報告張主席，請予注意。有一天，我在中正街散步，忽然看見很多

商店或住戶的牆壁或門板上用白粉寫着很大的「日本字」，大概是告訴日本軍人，你們不想念家中的妻兒？我心裏大為疑慮，難道敵軍馬上要進入長沙嗎？否則為什麼敵騎未至，而我方先自己已有這種舉動？並且那些日文的最後一行，寫着某某政治部的第幾大隊字樣，這分明是官方所授意宣傳的了！我於是立即報告張主席，請其有所指示。他唯唯否否，若無其事。我也摸不清頭腦了，只好認為此乃軍國機密大事，小吏不敢問問的了。在此種謠言紛起的驚疑情況之下，商人和全城市民的惶惑不安，可想而知，於是商店關閉者更多，人力車輛愈來愈稀，全市到了十一月十日左右，可說已成了死城！

可是張主席只有告訴我們，沅陵地方本來有省政府的湘西行署，將來可為退路而外，從未在省府會議席上討論此一撤退的重要問題。十日



長沙大火，張皇失措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，青年時期攝影。

那天，蔣委員長從南嶽到省城來視察，張主席進謁後回來，才囑我們秘書長廳長及省政府委員一齊前往行轅請示。當我們見了委員長時，我因為受了幾個國家銀行的囑託，冒昧請示，軍情緊急，應否准許幾家銀行先行設法撤退，以免臨時匆忙，遭受意外損失？委員長指示：可以通知他們準備，隨時同省政府共進退。委員長對同仁苦撐，慰勉有加，大家都覺得非常興奮。回來報告張主席後，我即通知交通銀行魏雲千行長，請其轉達各國家行局，有所準備。過了一天，到十二日，係國父誕辰的例假日，街上行人絕少，簡直像新年一般，而站崗的警察也很難找到一個。我大為奇怪，又打電話報告張主席，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指示。上午十一時許，方始接到張主席電話，要我通知各廳長委員於下午四時齊集在城外張主席的官邸（即唐生明的公館。唐生明那時帶了電影明星徐來女士在常德做警備司令，故他的長沙公館空着沒用。）聽話，有要事商酌。我當時意思想到前方情報吃緊，就囑秘書處同人對重要卷宗有所準備。四點鐘我們都到了那裏，張主席只向大家說，日軍已由岳州南下，過新牆河，省府還是先撤湘西為妥。他和財政廳尹廳長暫留長沙，秘書處酌留一兩位秘書及科員待命，其餘由秘書長廳長率領，當晚出發前往沅陵，極遲明天早晨必須撤退等語。時間既非常緊促，我們當然也等不及再來研究理由，趕緊大家回到省府，動員全體員工，整理文卷及必要器材裝箱上車。其不必要保存的文件並須焚燬，一夥兒手忙腳亂，直到晚間十一時方勉強就緒。我乃回到交通銀行寓所，

一面促各行局也準備連夜撤退。一面提了我自己的衣箱到省府來，裝上行李車上。那時張主席在廣播電台的紀念國父誕辰演說也已講過，並沒有再和我們通電話。我們考慮到如果大批車輛向西渡湘江，一定會在渡頭滯攔，遂決計寧可繞道向南走湘潭湘鄉再兜回到益陽常德去，路雖較遠，車必較少，或反能早到沅陵。於是卡車小車約共十餘輛，一字長蛇陣，浩浩蕩蕩的向南疾馳，其時已午夜十二時左右。果然往湘潭渡口，車輛並不擁擠，不到一小時都過了江。那晚月色皎潔，車不停輪的跑。第二天清晨過益陽時，外面謠傳長沙昨夜有火災。我們疑信參半。午刻趕到常德，唐生明司令證明了長沙昨夜大火，那時尚未全熄。並且說張主席有長途電話，命令我們再回長沙議事辦善後。我們大家都猜不透究竟怎麼一回事，決定先趕到沅陵，卸下文件器物行李等等再說。傍晚，我們到了沅陵，胡亂吃了一頓晚餐後就重上征程，趕回長沙。因為沅陵行署方面也接到長沙電話，催促大家回去，自不容我們就延一刻了。

第二天上午趕到長沙城外唐生明的公館裏見張主席，沿途還望得見城內火頭，遺骸猶在，那可以說是整整燒了二十多小時。張主席那時才告訴我們，當十二日那天，前方軍情吃緊，深恐敵軍立刻會攻進長沙，因即預備「焦土抗戰」——這是當時流行的漂亮話。就秘密分配火油破布等等燃燒物，分了地段，交託警備部隊及警察局等各別負責，靜候上級命令指示，再實行放火。（按，那

些事大概或因屬於軍事機密範圍，所以張主席從來沒有在省政府會議席上提及，也絕未向省府委員廳長及秘書長中任何一個人談到過，當時大家聽了都有駭然之感。）張主席續稱，那晚上他在某一位外國朋友家裏有約會，九、十點鐘回到官邸，街上平靜無事，大概十二點半左右，他方就寢。（這正是我們省政府裏許多車輛出發赴湘潭的時候，街上的確很少行人。）不料到了後半夜兩點鐘左右，他的副官敲他的房門，報告好像城裏有火，他就披衣起來，到陽台上遙望，一面打電話到警備司令部詢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電話還沒接通，火頭接二連三的起來，已顯得決非一處地方。他說他自己感覺得不妙，連催副官接通電話，可是始終不通。歇了不到半小時，長沙警備司令鄧悌匆匆忙忙坐了車子趕到，向張主席請示，究竟怎麼一回事。因為他也在睡夢中



三顆人頭萬古冤，長沙大火案主角，被槍決了的長沙警備司令鄧悌。

驚醒，不知道命令誰個發下來。他們倆人一想事有蹊蹺，立刻發動消防人員及警察保安團隊分頭救火，可是那裏救得熄？一直燒到第二天的下午，火勢方緩和下來，然而長沙城內幾條著名熱鬧大街中，如中正街八角亭一帶，以及很多大街小巷，已經一片焦土了。最可憐的，老百姓事前並不知道，有許多人關了店門在裏面做好夢，却只能臨時逃出個單身。至葬身烈火中的，自亦不在少數。當時大家聽了他的簡略報告，都以爲眼前只能先趕辦災民救濟和一切善後，而追究責任問題，自屬軍事範圍，省府固無權討論，但省主席總應向中樞自請處分。

民主將軍早失人格

我們在長沙，就大夥兒在主席官邸裏耽擱了兩三天。蔣委員長也親自到長沙來處理此一空前的大火案。軍法審判的結果，把長沙警備司令鄧梯和省保安團團長兼省會警察局長徐某兩人槍決

，以平民憤。張治中的省主席只落得一個「革職留任」的處分。

我在那一二天內，曾溜進城內看看市面情況，只覺滿目瘡痍，老百姓有的還在殘火堆裏尋找遺物。我借寓的中正街交通銀行，也盡付一炬，只剩頹垣殘壁。後來我在沅陵遇到魏雲千行長，他告訴我，他們搶運鈔票文件帳冊，裝箱上車時幸而還未起火。可是他們的車輛擠在湘江東岸渡口時，第二天清晨敵機光臨，轟炸掃射在渡口候船疏散的車輛和人民，損失死傷的便不少。

當時湖南民間就流行着一副奉送張主席的聯額，倒可說是輿論的反映。額是「張皇失措」。聯是「治績云何？三大政策一把火」。「中心無主，兩個人頭萬古冤」！聽說當時重慶的政府當局和民間輿論，對長沙大火，都非常憤慨。張將軍雖然還沒有丟官，氣餒似比先前好了一些。

我們由長沙回到沅陵，處理省政府日常的事務，張主席還多半仍在長沙；有時我們還要到長

沙去開會，往來頻繁。直到第二年的月中旬，國民黨因爲汪精衛在河內發出艷電妄主和議：召開中全會，我向張主席請假，由沅陵沿湘黔公路經貴陽前往重慶出席會議。道經貴陽時，閱報方知湘省政府改組，薛岳將軍繼任主席。我當然也連帶去職，不必再回湖南了。到了中央全會開會以後，張治中不久也到重慶。我和他共事的兩三個月一段因緣就此結束。

此後，我在重慶供職於中央宣傳部，先後襄助葉楚傖、王世杰兩部長，處理國內宣傳事務，（國際宣傳由董副部長顧光負責）；而張治中將軍則先後接替陳誠將軍之後，而出長政治部兼青年團中央團部的書記長，當然又紅極一時。政治部裏的郭沫若、田漢、陽翰笙一流人物，常常在戲劇方面鬧出許多問題，蓄意對國民政府諷刺攻擊，而張治中安之若素，視爲無關痛癢。至於赴延安，參「政協」，儼然以「民主將軍」活躍於其間，識者當早知其人格了。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伍拾元

請速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，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撰爲「還俗記」，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伍拾元。